

聯合艦隊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二戰日本海軍戰史

奇襲珍珠港、馬來海戰、聯合艦隊、中途島
所羅門群島爭奪戰、馬里亞納海空戰
雷伊泰灣、神風特攻隊

聯合艦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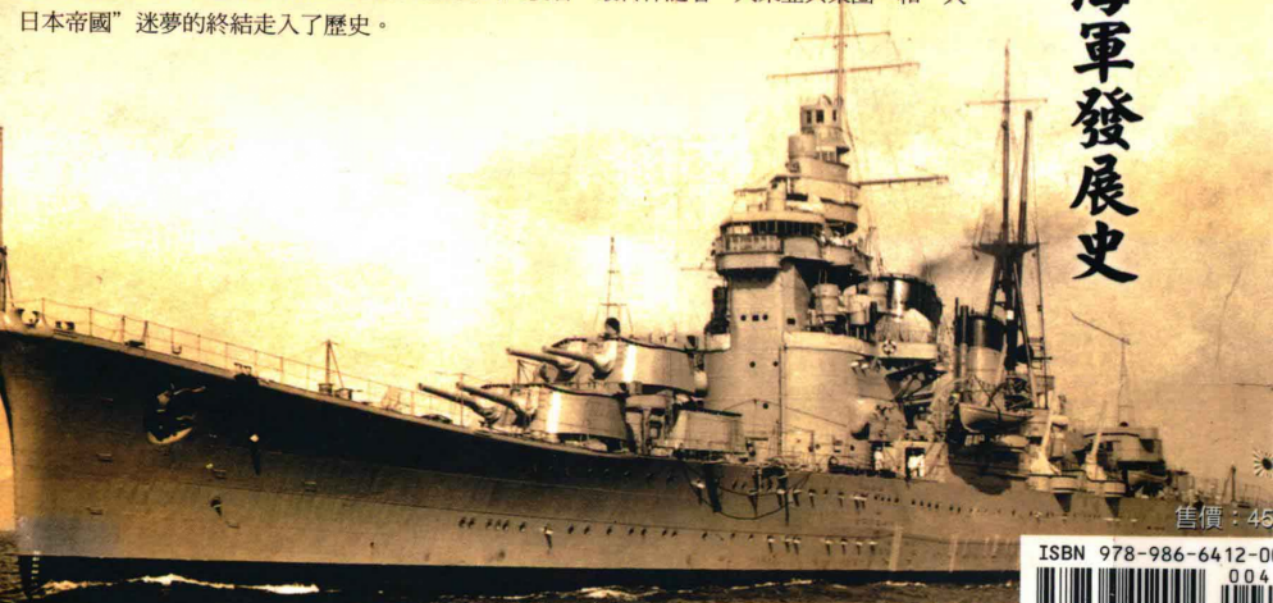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二戰日本海軍戰史

日俄戰爭後三十多年，日本聯合艦隊一直是按照“漸減邀擊”、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戰的思路來進行軍備建設的。曾任駐美武官的山本五十六深知，日大利亞的軍令部，導致在如美國，除非在開戰之初就積極作戰、先發制人，迫使美國處於守勢之外，可以說別無他法。他毅然否定了被日本海軍元老們視為圭臬、以巨大空間跨度和較長時間為基礎的“漸減邀擊”作戰，在開戰之初就以航母機動艦隊的突然襲擊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同時對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發動猛攻，最後挾新勝之利、與美國達成停戰，以消化戰果。

戰爭的開局的確是按照山本的設想進行的，然而，就在第一階段的大捷之後，日本的“勝利病”一直圍繞著第二階段作戰的思路，軍令部和聯合艦隊司令部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希望一鼓作氣、消滅美國艦隊殘部的山本不得不屈從於意圖封鎖澳大利亞的軍令部，導致在1942年6月至關重要的中途島海戰中指揮失誤、損失了4艘主力航母，終於不復開戰初期的神奇。之後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更是成為了揉碎日本帝國命脈的“血肉磨盤”——受國力和燃料的限制，日本無法一次性投入佔有絕對優勢的力量改變戰局，只有陷入可怕的持久戰中。以艦隊決戰為目標建立起來的聯合艦隊在正面作戰中表現良好，連續取得第一次所羅門海戰、南太平洋海戰等多次戰術勝利，卻沒有相應的後勤補給與保障措施來鞏固勝利，更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補充激戰造成的損失。結果時間越長，敵人補充和增長的越快，日軍自身卻始終處於不斷萎縮之中，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

隨著美軍更逼近日本本土，山窮水盡的日本海軍只能依靠“神風特攻”、“菊水作戰”的血肉之軀抵擋以先進科技和正確戰略作為支撐的入侵者，最終伴隨著“大東亞共榮圈”和“大日本帝國”迷夢的終結走入了歷史。



售價：45

ISBN 978-986-6412-0

004



9 789866 412004

知兵堂
www.warmg.com

聯合艦隊：二戰日本海軍戰史 / Windward,
劉怡作。——初版。——臺北市：知兵堂出版，
2009. 03 [民 98]
面；公分，——（知兵堂叢書）（突擊精選
系列；28）

ISBN 978-986-6412-00-4（平裝）

1. 海戰史 2. 第二次世界大戰 3. 日本

712.844

98005386

知兵堂叢書
突擊精選系列

聯合艦隊—二戰日本海軍戰史

作者：Windward、劉怡

責任編輯：林達

封面設計：王詠堯

出版：知兵堂出版社

10055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77巷25號1樓

電話：(02) 2391-7063

傳真：(02) 3393-8526

劃撥帳號：50043784

劃撥戶名：知兵堂出版社

網址：<http://www.warmg.com>

國內總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4樓

電話：(02) 2795-3656

傳真：(02) 2795-4100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http://www.e-redant.com>

初版一刷：2009年4月

售價：新台幣45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聯合艦隊

二戰日本海軍戰史

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



序 言

自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起，至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佈投降詔書止，日本海軍史進入了最後也是最風雲激蕩的時代——太平洋戰爭。

當東條英機內閣下定對美開戰的決心之時，日本海軍的戰略決策與戰術安排兩者卻是完全脫節的。日俄戰爭後三十多年，聯合艦隊一直是按照“漸減邀擊”、對美長期抵抗和大艦隊決戰的思路來進行軍備建設的。但在南進荷屬東印度之後，日本將同時與美、英、荷三國處於戰爭狀態。曾任駐美武官的山本五十六深知，日本的國力和軍事力量遠不如美國，除非在開戰之初就積極作戰、先發制人，迫使美國處於守勢之外，可以說別無他法。他毅然否定了被日本海軍元老們視為圭臬、以巨大空間跨度和較長時間為基礎的“漸減邀擊”作戰，在開戰之初就以航母機動艦隊的突然襲擊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同時對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發動猛攻，最後挾新勝之利、與美國達成停戰，以消化戰果。

戰爭的開局的確是按照山本的設想進行的：珍珠港一役，日軍以微弱損失擊沉擊毀美軍主力艦5艘、擊傷3艘。僅僅三天後，基地航空隊又在馬來海面擊沉了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和“反擊”號主力艦。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守軍投降；3月9日，荷屬東印度陷落；5月6日，整個菲律賓最後還在抵抗的部分——巴丹半島也向日軍投降。人類戰爭史上速度最快、範圍最廣的勝利之一誕生了，而日本人付出的代價卻不過九牛一毛而已。

然而，就在第一階段的大捷之後，日本的“勝利病”一直圍繞著第二階段作戰的思路，軍令部和聯合艦隊司令部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希望一鼓作氣、消滅美國艦隊殘部的山本不得不屈從於意圖封鎖澳大利亞的軍令部，導致在1942年6月至關重要的中途島海戰中指揮失誤、損失了4艘主力航母，終於不復開戰初期的神奇。之後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更是成為了揉碎日本帝國命脈的“血肉磨盤”——受國力和燃料的限制，日本無法一次性投入佔有絕對優勢的力量改變戰局，只有陷入可怕的持久戰中。以艦隊決戰為目標建立起來的聯合艦隊在正面作戰中表現良好，連續取得第一次所羅門海戰、南太平洋海戰等多次戰術勝利，卻沒有相應的後勤補給與保障措施來鞏固勝利，更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補充激戰造成的損失。結果時間越長，敵人補充和增長的越快，日軍自身卻始終處於不斷萎縮之中，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

自1942年夏至1943年底，聯合艦隊在所羅門-新幾內亞戰線與美軍展開激烈的消耗作戰，雖然在戰線上未曾後退多少，但戰前培養的優秀飛行員卻已損失殆盡。到1943年9月大本營最終決定建立“絕對國防圈”、以求得戰略緩衝區時，美軍已開始實施“雙叉戰略”、自中太平洋和新幾內亞同時攻向日本佔領區，並借助龐大的快速航母編隊施行“跳島戰略”，逼迫飛機增產和船舶徵用措施都來不及完成的日本人提前進行決戰。1944年6月，美軍兵發馬利安納群島，日軍不得不動用其兩年來積蓄的全部力量，發動戰略決

戰“阿號作戰”。

發生在菲律賓洋面上的“阿號”航母決戰，日方稱“馬里亞納海戰”，象徵著日本海軍海戰榮光和東鄉元帥亡靈的乙字旗，在聯合艦隊的歷史上還是第三次升起。不獨如此，“阿號作戰”被視為日本海軍30年來精練對美漸滅戰略的集大成者，具有總決戰的意義。經此一役，日本海軍喪失3艘大型航母、艦載機600餘架，兩年來慘澹經營所積聚的反攻力量完全被摧毀。更具歷史意義的是，“阿號作戰”的慘敗殘酷地證明：即使是在作戰計劃完備、戰術設計高超、握有天時地利和先發制人的情況下，聯合艦隊也已經沒有能力取得一場大規模決戰的勝利了！到當年10月萊特灣之戰後，聯合艦隊大型艦艇損失殆盡，再也無力改寫戰局。隨著美軍更逼近日本本土，山窮水盡的日本海軍只能依靠“神風特攻”、“菊水作戰”的血肉之軀抵擋以先進科技和正確戰略作為支撐的入侵者，最終伴隨著“大東亞共榮圈”和“大日本帝國”迷夢的終結走入了歷史。

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這段太平洋海戰史，同時也是一段戰略史、政治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的折射。開戰之初的聯合艦隊以世界第三大海軍、擁有世界最大主力艦的堂皇陣容，裝備不可謂不精，猛將不可謂不多，然而在錯誤的軍事戰略和國家政策指引下，短短四年內就灰飛煙滅、落得悲慘下場，不可謂不觸目驚心。在總體戰爭(Der totale Krieg)時代，只有佔據最充分資源、並能對其進行充分動員的系統才有希望贏得最終的軍事勝利。企圖單靠某種超級武器或某次單一會戰的勝利就贏得戰爭，這不過是秩序挑戰者們一相情願的幻想而已。此情此景，後人能不識之？

以《菊花與錨》始，經《逆天而行》，直至這本《聯合艦隊》，我與閻京生兄合作的三部曲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至本書終於告一段落。在整個系列曲折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章騫、譚飛程、吳征宇、董旻傑等良師益友的幫助和指正，知兵堂出版社的林達、林信賢等先生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向他們表示真誠的感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從《菊花與錨》的第一篇文稿問世，到《聯合艦隊》的最後一個章節付梓，已然七年矣。七載以來，讀史閱世，每多唏噓；而文質粗陋、長進寥寥，又不勝慚愧。由於日文基礎不佳，為力求行文精確，大部分資料都須核實三種以上出處、修葺四五稿方能成章，個中酸楚只有己心可知。天下之奇才大家多矣，大抵不會看得上如此瑣碎枯燥的研究領域；而愚笨如我者，自以為能為一個眾人關注不多的研究領域做一點份內的工作，便已足慰平生。許多時候，一個人做某件事並非為了謀取他人的認可或讚譽，而只是為著內心一點小小的信念與追求。哪怕就為這種追求，要付出莫大的艱辛和代價。

本書亦獻給我早逝的妹妹史陳芝。一切的奮鬥與收穫，如此希望與你分享。

劉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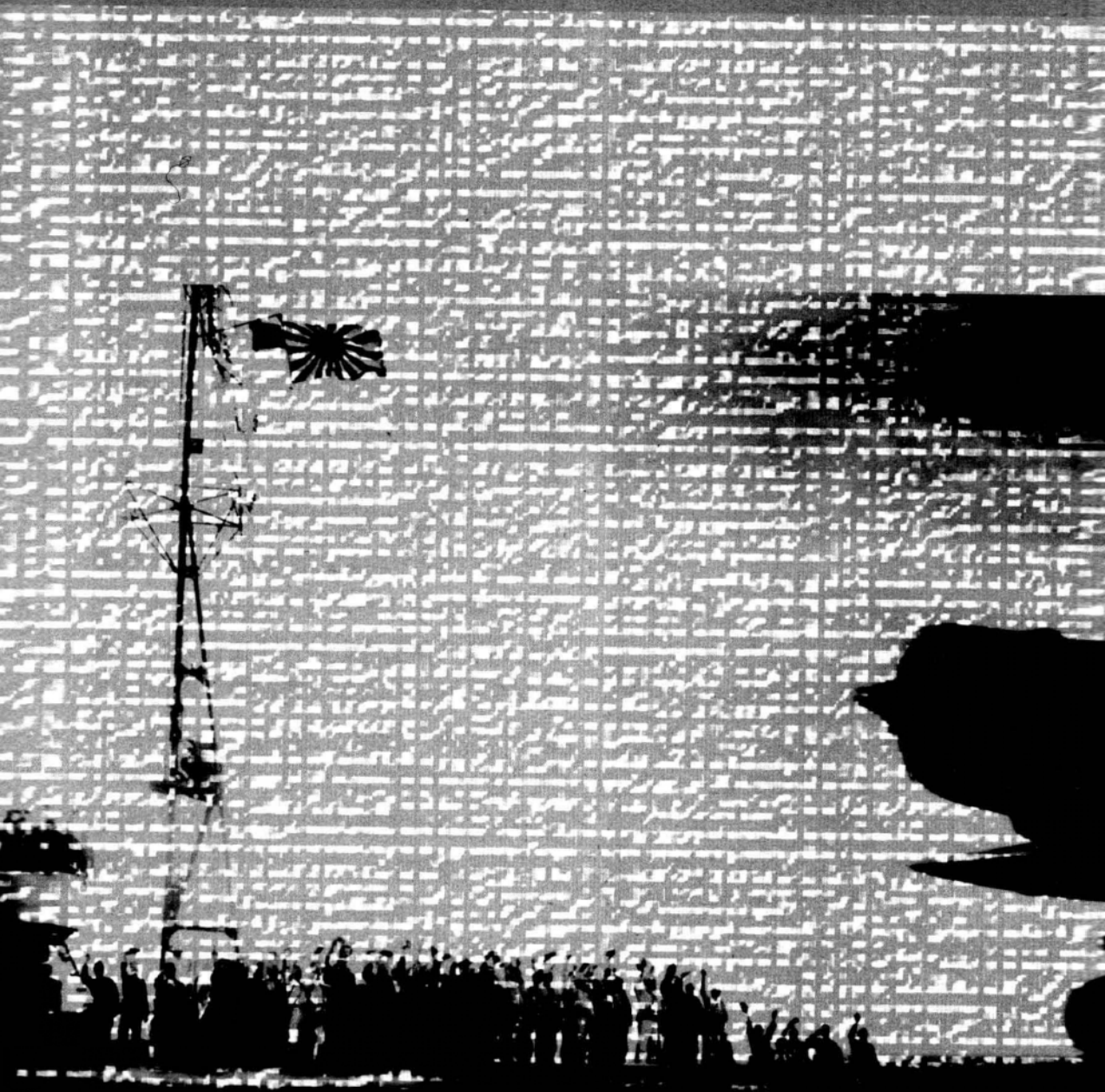
2009年春 於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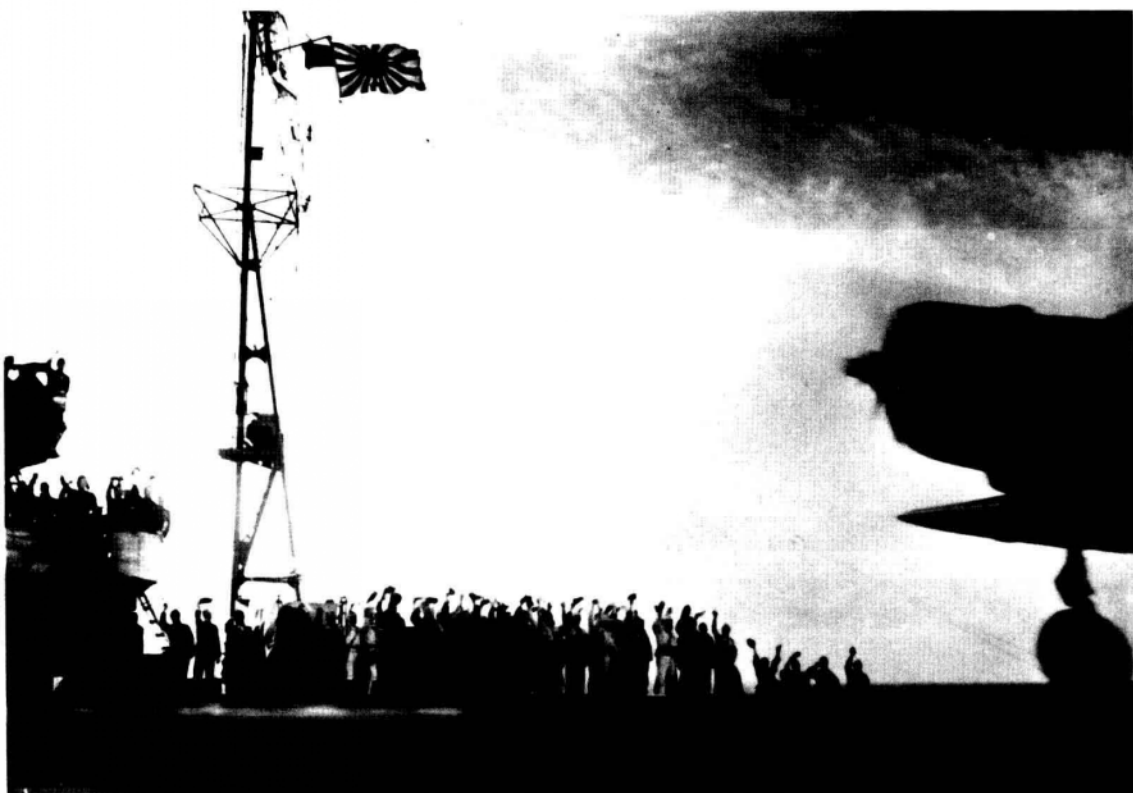
目 錄

奇襲珍珠港	005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不沉戰艦」敗北記	051
——1941年馬來海戰	
從爪哇海到印度洋	101
——聯合艦隊的奔襲作戰	
「再見，帝國」	143
——從珊瑚海走向中途島	
熔爐瓜達康納爾	193
——所羅門群島爭奪戰（一）	
宿命鐵底灣	225
——所羅門群島爭奪戰（二）	
決勝拉包爾	269
——所羅門群島爭奪戰（三）	
馬里亞納獵火雞	289
——1944年馬里亞納海空戰	
「蓋世無雙的海戰」	341
——1944年，雷伊泰灣	
神風·落日	413
——日本帝國海軍的末日	

奇襲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一、山本的戰爭

勇壯！航空派的逆襲

「……當面對一個擁有優勢海軍力量的對手時，處於防守的一方應放棄本方近海、主動進擊到敵方水域，對敵方艦隊施以反覆多次的打擊，直至對手喪失出擊能力……」1908年，被譽為「日本馬漢」的海軍戰略家佐藤鐵太郎在其傳世之作《帝國國防史論》中如是說。但在當時，剛剛打贏日俄戰爭的聯合艦隊並不具備直衝對手家門、將美國太平洋艦隊消滅於巢穴之中的實力。1921年華盛頓海軍會議上，日本也沒能實現保留一支相當於美國70%兵力的大艦隊的企圖（佐藤鐵太郎曾認為這是日本安於守勢地位的最重

要基礎），「六四艦隊」的基本格局使他們只能滿足於將控制線推進到太平洋中部的原德屬島嶼。在此背景下，1923年日本修改年度國防方針中的「帝國軍隊用兵綱領」，決心「在開戰之初首先掃蕩美國在東太平洋之海上兵力，與陸軍協同攻佔其根據地、控制西太平洋，確保帝國之通商貿易，並使敵艦隊作戰困難；待敵本國艦隊入侵時，截擊並殲滅之」。

自1907年以後近三十年間，日本海軍一直是依照東鄉平八郎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經驗來規劃未來戰爭的。面對最大的假想敵美國，由軍令部和海軍大學共同策劃的「漸減邀擊作戰」設想在開戰時首先進攻駐紮在遠東的美國亞洲分艦隊，奪取菲律賓和關島。當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自

本土趕來增援時，日軍的輔助艦艇、航空兵和潛艇會在其航行途中將其逐漸消耗，使之減少到日本主力艦隊可以接受的程度；最後主力艦隊出擊，在西太平洋與敵艦隊進行戰略決戰。在這個計劃中，菲律賓、關島大致相當於日俄戰爭時期的旅順，美國亞洲分艦隊就是俄國的第1太平洋艦隊；從本土和大西洋趕來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則相當於俄國羅傑斯特文斯基中將的第2太平洋艦隊。為了迎接這場「必然到來」的衝突，日本海軍已經進行了多年「月月火水木金金」（註：日本的習俗是以五行和日月為一週命名，週日稱日曜日，週一為月曜日，週二為火曜日等等，週六為土曜日。「月月火水木金金」意為沒有週日和週六的休息，一週七天全都訓練）式的準備，並堅信他們必將迎來戰果更加輝煌的第二次對馬海戰。

按照戰略學上的慣例，快速制訂、因時制宜的計劃往往效果最佳，而長遠的規劃則常會因環境更易而變得過於死板僵化且過時，日本人的「漸減作戰」也不例外。進入1930年代後期，隨著海軍航空兵和潛艇等新興力量的崛起，海戰的面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歐洲發生的挪威戰役、敦克爾克大撤退和克里特島空降戰役來看，航空兵的發展已經使海戰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式的海面、水下二維戰場發展到了空中、海面、水下三維樣式，主力艦主宰海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雖然日本海軍也注意到了新技術因素的出現，但大多數時候還是抱定了夜戰、雷擊戰術、主力軍艦大編隊決戰之類的傳家寶

貝，不思變通。

山本身高1.59公尺，和「聖將」東鄉一般個頭，嗜好將棋、美女和賭博，是一位聰明機智且頗具洞察力的將領。山本不贊成在亞洲進行侵略性的擴張，而他在美國擔任海軍副武官的經歷也使他對美國的戰爭潛力充分地讚賞。不過，山本和其



●元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1884～1943），長岡人，本姓高野，後過繼給山本家為嗣。海兵32期出身，1919～1921年任駐美海軍副武官時曾留學於哈佛大學，歷任霞之浦航空隊副長、駐美武官、「赤城」號航母艦長、倫敦裁軍會議海軍專門委員、海軍航空本部技術長、第1航空戰隊司令官、海軍航空本部長、海軍次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1艦隊司令長官。山本擔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將近五年，是聯合艦隊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指揮官，也是整個太平洋戰爭前期日本海軍的靈魂人物，死後追晉元帥。

他日本人一樣相信日本在東方的「命定擴張說」，並且意識到如果不消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日本就無法實現其目標。不過，思維敏銳的山本非常不願意如「漸減作戰」的舊模式一樣，坐等美國艦隊來進攻日本。他秉承佐藤鐵太郎的遺教，希望能像1904年2月8日東鄉平八郎突襲旅順口那樣，先發制人，出奇制勝。

華盛頓會議後十年，美國方面也已經意識到了日本的現實威脅，羅斯福總統的選擇是「前出紮營」、加強在太平洋地區的威懾。珍珠港(Pearl Harbor)，這個位於太平洋中北部夏威夷群島的軍事基地，逐步成為美國在整個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前進堡壘。珍珠港位於太平洋的心臟位置，距美國西海岸3800公里，距日本約6000公里，距菲律賓7000公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港區水域面積約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公尺，可停泊大小艦艇500艘，各項設施完備，並有大型船塢、修理工廠、潛艇洞庫和海軍油庫。從1939年起，美國海軍將原駐本土西海岸的太平洋艦隊主力調往珍珠港，使這裡的常駐兵力達到水面艦艇100艘（3艘航母、9艘主力艦、20艘巡洋艦、68艘驅逐艦以及大量輔助艦艇）、潛艇27艘、作戰飛機349架。日本要推行「南進」，必須跨越這個麻煩的障礙。

甚至到了《華盛頓海軍條約》簽訂以後很久，各國海軍的主要作戰圭臬仍然是主力軍艦至上。從這個角度看，日本海軍只有8艘老式主力艦和2艘較新的「長門」級主力艦，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勝出。

但是作為日本海軍中「航空派」的領袖人物之一，山本五十六的思路是超常規的，他對主力艦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表示根本的懷疑。山本本人曾作為艦長指揮過「赤城」號航母，並且擔任過一年時間的海軍航空本部長，在日本海軍航空兵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海軍假日」時代，由於日本的主力軍艦沒有達到美國的七成噸位，山本就鼓吹建立「非對稱優勢」、發展遠程的基地航空兵。他還力主組建集中的航空母艦戰隊，使用艦載機空襲敵方主力軍艦。

在擔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幾個月後，1940年春，山本提出要給珍珠港的美國艦隊以猛烈一擊、將其徹底殲滅，為日本爭取到向南方擴張的空間。對於山本來說，這原本只是下策中的下策。長期居住在美國的他，對美國巨大的工業能力有著刻骨銘心的印象，他認為從政者首先應當竭力避免與美國的戰爭。不過，當時日本的政治結構是不健康的，短視、狂熱、激進的陸軍對日本帝國的大政方針有說一不二的決策權，海軍在政治方面淪為附屬力量。另外，在日本海軍內部也有不少顛預的老頭子和少不更事的青年軍官，認為美國是一個已經腐化墮落到了極點的国家，用「戰無不勝的皇國思想」這顆精神原子彈，就可以輕易地把「貪生怕死的美國人」打得跪地求和。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人在二十多個世紀以前就已經懂得的這個道理，對這些知己不知彼的日本人來說是多此一舉的事。他們有「現人神」的天皇和

「八百萬神明」的保佑，這就夠了。

既然不能在政治方面單槍匹馬力挽狂瀾，那山本五十六能夠做的就只有研究如何對美國一擊取勝、儘快獲取盡可能多的有利條件，然後速速與美國進行和談了。對擅長下將棋的山本來說，「強有力的進攻是最好的防禦」這個道理是用兵的至上原則。此外，如果不採取突襲珍珠港的方式將美國航母消滅在港口裡，他擔心美國人將會派這些航母來空襲日本本土，引起人民的騷亂，並迫使日本修改作戰計劃（這一情形在中途島海戰前夕果然應驗）。

1921年，美國出版了英國記者拜沃特（Hector Charles Bywater）撰寫的《太平洋海權：美日海軍問題研究》一書。四年後，該書的部分內容被創作為小說，取名《太平洋大戰：1931～1933年日美之戰史》，書中描寫了一支日本艦隊偷襲珍珠港、關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情況。這本書由軍令部組織翻譯成日文，列入海軍大學的課程。該書出版時，山本正在華盛頓任武官，這位孜孜不倦鑽研海軍學術、又具有相當英語造詣的將軍不可能不注意到這本書。

更有意思的是，1932年2月7日，時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的哈里·亞內爾（Harry Ervin Yarnell）少將組織了一次針對珍珠港的遠程航空打擊演習。他的艦隊（包括2艘航母和4艘驅逐艦）從本土西海岸的聖地牙哥基地出發，借助陰霾天氣的掩護，在星期天的早上抵達歐胡島北方。從航母上起飛的152架艦載機發現

這個海軍基地處於毫無準備的狀態，戰鬥機用模擬機槍「敲掉」了機場上的飛機，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則投下模擬炸彈和魚雷，「將珍珠港從美國的太平洋防禦圈中抹去了」。同年9月，日本海軍幾乎原封不動地操練了這次演習，山本後來也仔細研究過相關資料。歷史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一次「偷來」的演習為九年後山本大將的奇想埋下了伏筆。



● 1940年時任海相的及川古志郎大將（1883～1958）。海兵31期出身，歷任海軍兵學校長、吳鎮守府參謀長、第3艦隊司令長官、海軍航空本部長、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和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1940年出任第二屆近衛內閣海軍大臣。及川任內支持山本的Z計劃研究，同時同意締結德義日三國同盟，在南進問題上作出了關鍵的轉折。後歷任軍事參事官、海軍大學校長、海上護衛總司令官和軍令部總長，戰爭後期主導了雷伊泰灣海戰，未能挽回敗局，1945年5月引咎辭職。山本五十六的密友、舊日本海軍最後一位大將井上成美認為，及川既無主見也無能力，惟陸軍馬首是瞻，是「次等大將的典型」。

1940年7月三國軸心形成之後，原本極力反對與德國結盟的山本意識到對美戰爭已經不可避免，開始考慮如何與美國太平洋艦隊作戰。同年11月11日，英國皇家海軍成功地空襲了義大利的塔蘭托軍港，僅以「光輝」(HMS Illustrious)號航母上起飛的22架「箭魚」魚雷機就炸沉了3艘義大利主力艦，這一消息給了山本極大的信心。東京急切地指示駐義大利海軍武官全力搜集有關這次襲擊的詳細情況，特別是英軍所用的淺水魚雷的資料。當月月底，山本求見時任海相的及川古志郎大將，詳細地闡述了他的以航空兵為主力進攻夏威夷的計劃：使用第1、第2兩個航空戰隊(4艘航母)的全部艦載機兵力，突然襲擊珍珠港，力求聚殲在泊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同時出動潛艇在珍珠港出入口設伏，待空中攻擊開始後，擊沉試圖逃走的艦艇，造成港口堵塞、封閉進出航道。山本還對及川表示，他願意辭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之職，只擔任機動部隊(日文中對航母特混艦隊的專用稱謂)指揮官，親率航母飛行隊襲擊夏威夷。這一設想成為了後來制訂空襲珍珠港的「Z計劃」的基礎。

美國海軍也注意到了塔蘭托襲擊造成的影響，因此深深地為珍珠港的防禦擔憂。但是，新任太平洋艦隊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爾(Husband Edward Kimmel)上將反對使用防魚雷網的建議，因為那會妨礙港灣裡的船隻交通。事實證明，金梅爾很快就會為自己的這一決定付出慘痛的代價。

1941年年中，山本的計劃開始為更多人所知。1月7日，他向及川遞交了一份言辭冷峻的《關於戰備之意見書》，指出在目前的局勢下，與美英一戰已不可避免，因此應在戰備、訓練及作戰計劃等方面早做打算。1月15日，作為對整編航母部隊的一個前期試驗，聯合艦隊編成了基地航空部隊「第11航空艦隊」，下轄第21、22、23三個航空戰隊，混編有「九



● Z計劃的靈魂人物之一——第1航空艦隊參謀源田實少佐(1904~1989)。海兵52期出身，「航空主兵論」宣導者，在中途島海戰之前一直是南雲忠一倚重的智囊，有人甚至認為「南雲艦隊」不過是「源田艦隊」掛上了羊頭而已。戰爭後期源田實提倡「特攻」作戰，並在1945年出任第343航空隊司令。戰後他於1954年進入防衛廳就職，歷任航空幕僚監部裝備部長、第一任航空總隊司令(相當於空軍總司令)、第三任航空幕僚長(相當於空軍參謀長)，以空將(相當於其他國家的空軍中將)軍銜退役。1962年代表自民黨參選參議員，以第5位高票當選，之後24年裡連任四屆參議員，長期擔任自民黨黨務部、國防部會長。

六」艦戰、「九六」陸攻、「一式」陸攻和最新的「零式」艦戰。當月下旬，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山本委託同樣崇尚「航空主兵論」的第11航空艦隊參謀長大西瀧治郎少將組建一個班子，制訂利用航母襲擊珍珠港的詳細計劃。這個帶有強烈神秘色彩和濃重個人印記的小團體，被來自軍令部的一些守舊派人士不無譏諷地稱之為「山本內閣」。

源田實少佐，海軍兵學校52期出身，時任第1航空戰隊參謀，早年曾是一位技術熟練的戰鬥機飛行員，更是一名頭腦冷靜、思維縝密的智囊。整個1930年代，源田都是「航空主兵論」的宣導者，曾組建帶有實驗性質的戰鬥機三機編隊「源田馬戲團」四處表演，為發展日本海軍的航空事業不遺餘力。他在1937年調



● 第11航空艦隊參謀長大西瀧治郎少將，參與了Z計劃的制訂。

到中國上海擔任第2聯合航空隊（與岸基的第11航空艦隊類似的混編海航部隊）作戰參謀，後來又在倫敦當了兩年主管航空兵業務的海軍副武官，進一步開闊了眼界。源田所宣導的航母至上、戰鬥機長程大規模空戰和爭奪制空權等觀念被稱作「源田主義」，軍令部第一部第一課（作戰課）課長富岡定俊曾評價其思路「比他的時代先進十年」。

1941年2月初，大西在第11航空艦隊駐地、九州的鹿屋基地與源田實見面，開門見山地透露了山本企圖以航空兵襲擊珍珠港的計劃，要求後者提出具體的可行性方案。源田返回設在航母「加賀」號上的住艙，苦心鑽研了一個多星期，提出了兩份完整的攻擊計劃。整個方案的基調是：悉數出動當時聯合艦隊的全部4艘大型航母（「赤城」、「加賀」、「飛龍」、「蒼龍」號）和輕型航母「龍驤」號，利用暗夜掩護秘密駛近夏威夷的歐胡島（Oahu），在拂曉時出動艦載機，對敵艦實施突然打擊。攻擊目標的先後順序是敵航空母艦、主力艦、巡洋艦和驅逐艦，重點是航母。

1941年初，日本海軍用「長門」級主力艦的410mm主砲彈改造出了「九九」式80番5號炸彈，重800公斤，試驗證明威力強大、足以貫穿150mm水平裝甲，所以源田方案之一是一個「全爆擊」（全轟炸）方案：除了必要的制空戰鬥機外，航母只搭載水平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兩種機型，前者掛800公斤炸彈，後者掛「九九」式250公斤炸彈，通過反覆轟炸

消滅敵主力軍艦。全爆擊方案的弊端是命中率不高，但800公斤炸彈的大威力足以彌補這一缺陷。

另一個方案則是雷擊（魚雷攻擊）、爆擊（炸彈轟炸）並用，除掛炸彈的轟炸機外，航母還攜帶魚雷機。從實戰經驗上看，魚雷對主力軍艦水下部分的破壞是摧毀性的。問題在於，珍珠港的平均水深只有12公尺，當時的航空魚雷著水後首先都要潛入10公尺以下的深水，隨後再改平航行軌跡。如果深度過淺，大多數魚雷在著水後會直接撞上海底爆炸，根本無法起到預想的攻擊效果。出於謹慎，源田表示不鼓勵在魚雷的技術問題解決前採用方案二。

源田方案經大西呈交給了山本，大將和綽號「甘地」、行為怪僻乖張的先任（首席）參謀黑島龜人大佐進行了商議，立即提出了異議。他認定魚雷對大型艦的摧毀效果眾所周知，1904年2月東鄉平八郎突襲旅順口俄國艦隊時用的也是魚雷，所以雷擊戰術絕不能放棄。「如果不能採用魚雷攻擊，那還是取消珍珠港攻擊計劃好了。」大西遂開始對原計劃做補充和修改，推翻全爆擊案，敲定採用雷爆擊並用案，並強調加強計劃的隱秘性。關於魚雷的技術問題，山本委託軍令部第一部的福留繁少將（前聯合艦隊參謀長）去解決。1941年4月初，經過大西修改的源田方案呈報給山本，一份即將震撼世界的作戰計劃就這樣出籠了。山本將這個「乾坤一擲」的作戰方案命名為Z計劃——1905年對馬海戰時，「軍神」東鄉平八郎在旗艦

上升起的正是代表進攻的Z字戰旗。

源田實推薦自己的海兵同期校友、時任第3航空戰隊參謀的淵田美津雄少佐擔任空襲飛行隊總指揮官。年近40的淵田有著15年的航空經驗，山本將他調到「赤城」號航母擔任飛行隊長，全權負責未來空襲部隊的訓練。此外，雖然54歲的水雷戰權威南雲忠一中將支持古板的「漸減作戰」、對冒險式的奇襲能否成功表示懷疑（南雲認為航母只要命中幾顆炸彈就會失去戰鬥力），山本還是指定他為統率整支機動部隊的指揮官。

Z計劃通過

1941年4月10日，聯合艦隊正式編成了統一的第1航空艦隊，下轄第1、第2、第4三個航空戰隊，當時可用航母5艘（一航戰「赤城」、「加賀」號，二航戰「飛龍」、「蒼龍」號，四航戰「龍驤」號），以南雲忠一為司令長官，草鹿龍之介少將（海兵41期）為參謀長。8月下旬，珍珠港作戰圖上作業演習和實兵訓練也在秘密狀態下開始了。訓練的第一重點當然是艦載航空兵，淵田美津雄選定了地形近似珍珠港的鹿兒島錦江灣（即鹿兒島灣）進行魚雷機編隊的訓練，各機組分別進駐周邊的鴨池、鹿屋、笠之原、出水、串木野、加世田、知覽、指宿、垂水、郡山、七尾島、志布志灣各基地。珍珠港港區狹窄（寬度不超過500公尺）、水淺（水深12~18公尺），如果按照通常的高度投雷，魚雷將會扎到海底。因此，淵田在訓練中反覆要求降低投雷高度（最低



● 第1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南雲忠一中將(1887~1944)。山形縣人，海兵36期出身。南雲曾任第1水雷戰隊司令官和海軍水雷學校校長，是公認的水雷戰專家，航空方面則非其所長，所以他經常在擔任航空部隊長官時卻想發揮水雷戰行家的特長。在1930年代海軍內部的傾軋中南雲屬於「艦隊派」，曾威脅要刀劈井上成美，但實際性格卻外強中乾，徒有其表。有賴於對手的實力偏弱，南雲艦隊在開戰之初勢如破竹，但中途島和第二次所羅門海戰暴露了其作為指揮官的弱點，南太平洋海戰後被解職。1944年南雲於中部太平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任上戰死於塞班島，追晉海軍大將、功一級金鷄勳章。

高度達20公尺)，不過命中率始終沒有質的提升。

就在這時，橫須賀海軍航空技術廠的工程人員成功地開發出了「九一」式改2航空魚雷。他們在普通的「九一」式航空魚雷上安裝了用於控制飛行姿態的陀螺儀和木製穩定翼，測試證明在水深16公尺時命中率有顯著提升，這就解決了在狹窄的淺水區實施魚雷攻擊的一大難題。

與魚雷機的訓練同期，轟炸機編隊至少也做了50次以上的飛行訓練。其中水平轟炸機在志布志町的海軍靶場進行練習，利用畫在地面上的與美國「西維吉尼亞」號主力艦等大的白色標誌進行投彈訓練，最後達到了在3000公尺高度投彈誤差不超過30公尺的水準，這就保證了80%的命中率。軍令部第一部第二課(軍械課)還從德國的布洛姆·福斯公司購買了50mm艦用裝甲板，模擬美國主力艦上安裝的伯利恒鋼鐵公司裝甲板，證實「九九」艦爆攜帶的250公斤普通炸彈的威力足以將其穿透。護航的戰鬥機隊也進行了緊張的訓練，並達到了淵田要求的水準。同時，各飛行隊的飛行員還對美國艦船(特別是主力軍艦)的外形進行了反覆的識別練習。

在艦載航空兵進行訓練的同時，參加作戰的主要艦船也進行了嚴格的訓練。艦船訓練主要解決的是在惡劣氣候條件下進行海上加油的問題，因為除航空母艦和主力艦等大型艦隻外，機動部隊的其餘艦隻均需在海上加油。為此，日軍一方面對大型艦隻的海上拖曳加油法進行了研究和訓練，另一方面對給油船的加油裝置也進行了緊急改裝。此外，艦隻本身也採取了一些減輕重量、提高續航力的措施。

1941年9月，由於與英美的關係持續惡化，日軍大本營開始籌劃南方作戰，目標為奪取石油產地荷屬東印度群島。9月12至16日，在東京的海軍大學舉行了夏威夷作戰大型兵棋推演，軍令部和聯合艦隊的主要軍官均列席其中。在此次兵棋

推演中，山本五十六親自擔任「紅軍」（模擬日軍）指揮官，第1艦隊司令長官高橋伊望中將擔任「青軍」（模擬美軍）指揮官。「紅軍」在接近敵方基地的過程中被偵察機發現，雖然山本迅速派出攻擊隊，擊沉、擊傷了「青軍」的5艘主力艦和2艘航母，但對方的反擊也使「紅軍」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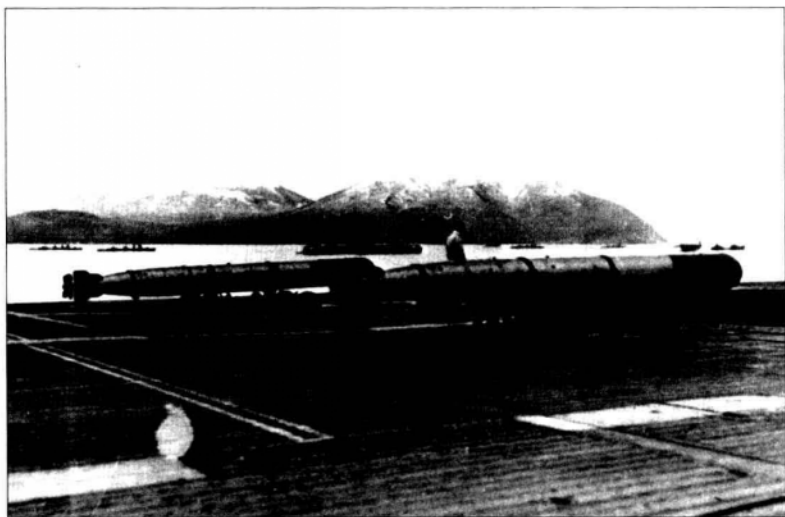
艘大型航母中的3艘戰沉、1艘重創，機動部隊全軍覆滅。在此情況下，畏首畏尾的軍令部擔心乙作戰失敗會令他們最關心的南方作戰失去航空支援。他們寧可堅持原先的過時戰略——以「漸減戰略」應對美國艦隊，也不願意採取山本的冒險計劃。

9月份的會議沒有得出任何決定性的

結論，聯合艦隊與軍令部之間的爭論繼續持續下去。山本決意不再浪費時間，他一面繼續做著奇襲珍珠港的準備，一面等待著大局發生變化。9月24日，聯合艦隊在嚴格限制參加人員和絕對保密的情況下，認真討論了夏威夷作戰方案。

進入10月，日本面臨的國際局勢更加惡化。10月15日，近衛內閣總辭，被認為是「最終責任人」的東條英機陸軍大將奉命組閣。果然，山本五十六苦苦等待的那個「決定性時刻」接近了。

10月18日深夜，圖窮匕現的山本派黑島龜人前往軍令部，面見作戰課長富岡定俊大佐和次長伊藤整一中將。黑島開門見山地向伊藤表示：「山



●1941年11月，停泊在擇捉島單冠灣的南雲部隊旗艦「赤城」號，遠處可見航母「飛龍」號和2艘驅逐艦。飛行甲板上擺放的是日本海軍為攻擊珍珠港專門開發的淺水魚雷——「九一」式改2航空魚雷，由長崎三菱工廠製造，空襲中共發射了100枚。



●珍珠港作戰水平爆擊隊與雷擊隊主戰機型——「中島九七」艦攻12型（B5N2）。設計師中村勝治，1937年12月制式採用。B5N2裝1台離升出力1000馬力的「榮」11型氣冷發動機，最大時速378公里，航程1224～2148公里，標準掛配為800公斤炸彈或800公斤魚雷1枚。珍珠港攻擊中共有143架「九七」艦攻參戰，其中5架損失。